

聂凯 著

大学

本书叙述了作者那一代人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的所思所想，展现主人公正直、坚强、不向世俗低头、桀骜不驯的性格光彩，赋予现实意义，希冀用道德之水浇灌沙漠般的社会。

现代版激流三部曲之三

漓江出版社

大学

聂凯◎著



◆ 漓江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聂凯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3(现代版激流三部曲)
ISBN 978-7-5407-6370-1

I. ①大… II. ①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7339 号

组 稿:潘小鹏

责任编辑:潘小鹏

责编助理:王 媛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773-2583322 0771-5852105

广西汇工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400 千字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90.00 元(全一套)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电话:0771-5852105)

谨以此书献给我挚爱的父母！

文字是不朽的印记！

第一章

下班了，钟馨下了车，顺道到菜市场买了烤鸭，进门便看到母亲正忙着给父亲换衣服。母亲满头大汗，头发凌乱，衣服歪歪斜斜，嘟嘟囔囔，父亲哎哟哎哟地叫唤，显得很痛苦。

钟馨急忙放下拎包，过来搀扶父亲：“又失禁了吗？”

母亲擦擦额头的汗，眼眶红红的，被汗水浸湿的脸孔显得很凶悍，头也没抬：“快去做饭，你爸爸又呕吐了。”

钟馨换好衣服来到厨房，手脚利索地淘米。

母亲把耷拉到额头的头发往脑后一拨，溜下床来：“拉了几身了，刚换上的衣服，又尿湿了。”

钟馨把淘好的米兑好水，把锅架到煤气灶上，打开煤气，边忙边问：“是不是犯病了？厉害不厉害啊？”

“咳得厉害。已经吃药了，晚上应该没事。快做饭，乐乐要饿了。”母亲好比遥控器，在房间指挥着：“冰箱有瘦猪肉，把它拿出切了，不要顺着切，要竖着切，要切薄薄的，不能切厚了，把一部分剁碎，留着蒸肉饼，青菜剥得精细一点，用十字刀，不要像上次剥粗了。”

“知道。”

“剁碎的肉要放姜和酒腌一腌。”

钟馨皱了皱眉头，不吭声。

母亲探头来看了看，不悦地追问：“刚才说的话，你听到没有哇？”

别看母亲整天忙得团团转，可对钟馨的管教一刻也没放松，不管钟馨做什么她都不放心，不仅做饭要亲自指挥，连洗衣服、洗碗筷这种小事也不放过。比如，洗衣服时，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叮嘱，衣领和袖子要多放洗衣粉，一定要多搓几下；漂洗时一定使劲搓，拧衣服时一定要拧干了；晾衣服一定用夹子，否则衣服容易脱落；衣服不能挨太近，距离大了不行，距离近了也不行；至于拖地板就更不得了了，劲用大了挨说，劲小了也挨说，要不就是说沓沓晃晃没擦到。对母亲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淡化，如果每件事都较真，就会引起“世界大战”。

“煤气拧小点，煤气开得太大会浪费。焖排骨放半匙水。”母亲皱了皱眉头，伸长脖子朝钟馨嚷：“为什么不回答？”

“我又不是第一次做饭。”

“上次你剥的菜没剥好，炒出来不好看，嚼起来不嫩，这次不能这样了。”

钟馨把菜切好：“菜洗好了，你来炒。要不老唠叨没完，不是火候大，就是盐少、油多，不挑毛病，你不会停下嘴巴。”

“好了，我不说了，你看着做。”也许母亲疲倦了，妥协地闭了嘴巴。

钟馨按母亲的指示，把菜烧好。今天她做了蒸肉饼、酱汁焖排骨、瘦肉芥菜汤、油菜花几个菜。把菜盘端到客厅，她发现儿子伸着脖子往老人家的房间窥视。钟馨放下菜盘，上前轻轻拍了拍儿子的头：“看什么呐？”

儿子回过头来说：“妈妈，外婆搂着外公睡觉哩。”

可不是，母亲和父亲躺在床上，母亲用她瘦小的胳膊搂抱着父亲枯瘦的身子。父亲嘴唇咧着，发出满意的咕噜声，还吃力扭过头看看陪伴自己多年已经不再年轻的伴侣。麻木地心安理得地享受妻子的照顾，全然不知因自己让家里人承受太多的辛苦。

母亲喃喃自语，埋怨父亲这么多年来没尽到丈夫的责任，也像诉说自己的寂寞和凄凉，但不管是什么，此时母亲的眼神是温柔的，脸上有种超凡的平静和安详。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大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我们勤劳，我们勇敢，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我们爱和平……”

一阵低低的熟悉曲子传来，钟馨倾耳细听，原来母亲对着父亲不由自主地哼起了《歌唱祖国》。也许母亲是回忆起当年与父亲相识的时刻吧——在那个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两人为了革命理想走到一起，几十年来，风雨同舟，不管环境怎样艰难，两人始终不离不弃，继往开来。

这时候的钟馨突然领悟到一个过去她从来没有理解的真理——父母用他们一生的勤劳来恪守最人性的真诚与善良；他们勇敢、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平凡一生，向钟馨诠释了什么才是人生的伟大灵魂！

钟馨被这一幅温馨的画面感动了，这么多年来，母亲虽然对命运满怀怨言，却从来没有怠慢过父亲，多少个夜晚没睡过一次安稳觉，没能在饭桌前和大家一起吃过；她没有休息日，甚至连门都不敢出，每次到菜市场买菜都是急匆匆地，生怕离开时间长了父亲没人照顾。父亲像一根无形的绳子拴住了母亲的手脚，她已经没有自我，只有无尽头的劳累。母亲太累，太需要休息了。

钟馨把儿子拉到一边，小声说：“去洗手准备吃饭。”

“妈妈，外婆今天怎么啦？”

钟馨赶紧将手指贴在唇边：“嘘，小声点，让外婆和外公多待一会儿，外婆这些日子太辛苦了。”

“外婆真奇怪，平时对外公不是打就是骂，现在却和外公这么亲热。”儿子坐到饭桌前。

“那不是外婆的本意。”钟馨给儿子盛了饭：“外婆每次打外公后又很后悔的。”

“那也不能打人。”

钟馨温和地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没人能连续这么多年天天如一日地照顾一个卧床的病人，你外婆已经很了不起了。偶尔打外公不是她的本意，是由于太疲劳，出于无奈而歇斯底里的发作。”

“妈妈，女人真奇怪。”

“好啦，吃饭吧。”

桌上的烤鸭吸引了儿子的注意，他大口地吃饭，吃得又快又香。这时，母亲在床上叫唤起来，钟馨赶紧走过去：“妈妈你醒了？想吃饭没？要不要我端到这？”

母亲爬起来：“不用。”

钟馨退了出来，儿子洗好澡就做作业去了。钟馨把杂活干完便来到儿子身边，检查儿子的作业。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

儿子做完作业，一边收拾书包一边说：“妈妈，学校明天有领导来参观，老师让我们穿好一点。”

“穿什么？”

“老师说要白衬衣。”

“知道了。”钟馨翻遍衣柜，都没有找到一件合适的衣服，她想应该给儿子做件新衣服了，可现在来不及了。

钟馨不会裁剪，儿子小时候所穿的衣服都是母亲帮着做的。儿子现在已经上小学，母亲认为自己做的衣服款式不好，不能适应学校的环境，所以从儿子上小学开始，儿子的衣服就从商场买了。

母亲倒了一杯白开水，端着杯子过来，问：“翻柜子干什么？”

“乐乐学校明天有人来参观，老师让穿好点。”

母亲用手捶了捶腰后，疲倦地叹了一口气：“乐乐，明天外婆把你的旧衣服改一改吧。”

“来不及了，明天早上要穿哩。”

“为什么不早说？”母亲摇摇头，叹息地回到床上给父亲喝水去了。

钟馨突然想起自己有一件衬衫还蛮新的，款式也还不错，找出来后对儿子说：“明天穿妈妈这件白衬衣吧？”

“不，我不穿女人的衣服。”

“不是女人的衣服，是妈妈的衣服。”

“还不是一样？”

“哦，”钟馨自嘲地笑了笑：“现在太晚了，来不及给你买衣服了，你就穿妈妈的白衬衫吧。”

“同学会笑我的。”

“现在很多衣服都不分男女了，男孩子都穿花衣服哩，再说，这衣服款式也不是传统的女式，男人也能穿的。”钟馨把衣服拿来给儿子看，这是一件八成新的白色衬衫，款式也适合男孩子。

儿子同意了。

“好孩子。”

第二章

饲料厂因为亏损严重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这时候方老师搬到四楼和左老师同住一屋了，由此她和钟馨住得很近了。因为经常在楼梯口碰面，钟馨与她渐渐熟悉起来。但因自己的处境，钟馨不敢希冀能与她走得更近，更不敢奢望能与她结为朋友，所以每逢两人见面也仅仅是点点头，打声招呼而已。

方老师今年刚满三十一，身材高挑苗条，有乌黑浓密的长发和一口洁白漂亮的牙齿；她性格直爽，敢想敢干，还有一副漂亮的嗓子。她原来在一家毛纺厂担任主管会计，由于毛纺厂不景气，不得不另谋出路。当她在报纸上看到学校刊登的招聘广告时，出于对事业单位有稳定的福利待遇和对老师这个职业的向往，她凭过硬的本领，在招聘考核中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笑到了最后。

一开始，她抱定决心，要在学校好好干一番事业，她对每节课都倾注了满腔热情，与学生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由于她能把课本的理论与实际操作结合起来，学生都非常喜欢听她的课。她也曾代表学校参加区级教学观摩讲评活动，为学校争得了荣誉。

原以为，她在学校的前途会一帆风顺。殊不知，天有不测风云，正由于她的实践业务能力强，学校领导把她从教学第一线调到饲料厂担任主管会计。一开始，她是百般推辞，一方面是因为舍不得离开教学岗位，另一方面她深知饲料厂的前景不容乐观，再者因为她是从小毛纺厂出来的，不想再去从事繁杂枯燥的会计工作，她更乐意在教学上有所建树。

可是，不管她怎么不愿意，学校领导的话就是命令，容不得反抗，她只能到饲料厂上任了。

这一去，她目睹了饲料厂从筹备到生产所发生的一切。出于对会计制度的坚持，她对采购业务及报账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这却成了她灾难的开始。领导原以为方老师在试用期不敢怎么样，但低估了方老师的反应。

而且，领导不是检讨自己的作为，而是迁怒于方老师。这不，方老师的苦恼也由此而生了。

这天钟馨从菜地劳动回来，路过楼梯口，便看到方老师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发呆，钟馨不明白一贯活跃的她今天为什么如此消沉。听到脚步声，方老师抬起头来瞥了钟馨一眼：“回来啦？”

“是。”钟馨向宿舍走去，在门前放下锄头。

方老师趋近她，问：“这么大的太阳你也不怕，还敢到地里劳动？我坐在房间里一动不动都出汗哩。”

“没什么。”钟馨抬起胳膊用衣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习惯就没事，而且出汗也是好事。”

“可是，看看你的衣服。”方老师打量汗涔涔的钟馨说：“浑身都湿透了，好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钟馨满意地笑着：“出汗好，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你呀，真怪。”方老师善意地笑了，笑容很勉强：“行为方式总是与众不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钟馨蹲下身子洗脸，疑惑地看了看方老师，“你怎么啦？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方老师颓丧地摇摇头：“唉，我能有什么心事？”

钟馨站起来挂好毛巾：“你脸上写着哩。”

“不瞒你说，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方老师犹豫不决，吞吞吐吐，“说出来应该没事吧？”

“你相信我吧？”钟馨真诚地说：“如果相信我就说出来，不相信就不要说。”

“我……”方老师终于下决心：“我豁出去了，其实我也是没办法了，你说我应

该怎么办呢？”

“别急，慢慢说吧。”

“知道吗？我现在还不是学校的正式教师，我……”

看得出，方老师是怀着很大的决心才能把这些隐藏心中且难以启齿的话说出来的。钟馨专注地聆听着：“那又怎么样？”

“当初来应聘时，说只要试用期一到就给我转正，可现在已经过去两年多了，学校还没有给我转正的意思。唉，要是知道今天会这样，当初我就不会来应聘了，现在我也没有退路了。”

“真的？”钟馨惊诧地看着方老师，小心翼翼地问：“那你没有去问校长吗？你应该去问一问的呀。”

方老师丧气地说：“问过，可校长总是含糊其辞，我以为只要努力工作，校长会看到我的成绩的。可是前天，魏老师突然问我：‘你到现在还没有转正，你怎么不着急呀？’”

这里说的魏老师可是在全校响当当的人物。她年方四十、高个儿，大嗓门儿，穿着时髦，平时手上总是戴着金戒指，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她原来停薪留职，最近才回到学校；之所以放弃经商，回到学校，是因为最近上面下了文件，规定早年停薪留职的职工必须回原单位，否则，将被视为自动辞职。另外，她也想回来，在学校混到退休，可以拿到稳定的退休金，何乐而不为呢！她一回到学校，凭着出色的交际手腕，很快就成为学校领导的心腹，学校的大事小事没有她不插手的。她大包大揽，甚至越俎代庖。有人谑称她是不挂职的、领导的领导，她也自诩是学校的顾问。

“我很窘迫，我不敢承认我还没有转正的事实，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转正，我早就转了。’可是，她却奸笑起来，说：‘你的事情我早就知道，我和你说这事也是为了你好，你不能这么干等着，想转正就得送礼。’还说别的老师已经行动了，怕晚了赶不上。”

送礼？这也要送礼？钟馨鄙视地摇摇头：明摆着利用手中的权力勒索财物，这就是典型的索贿。看到方老师被歪门邪道挟持，钟馨生怕方老师一时糊涂，丧失主

心骨，干出有违伦理的事情来。

“行动了？”钟馨失声喊了起来：“她和校长是一伙的，他们之间肯定串通好了。”

“这我知道，可又有什么办法？胳膊拧不过大腿。”

“所以，你的意思是随波逐流，‘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也是没办法啊。可是，礼我早送过了，去年春节的时候我给校长买了香烟，还有几瓶好酒和水果。上次我把我爱人单位发的一些购物券也送去了，还不行吗？难道还要再送？多少才够？”

“对贪婪成性的人来说，你送多少都不够，那是无底洞。”钟馨心情复杂地望着方老师，心想：“我的担心并非多余，我相信就你骄傲的个性，绝不会向任何人低头，可现在拥有真才实学的你最终没能挺起你高傲的头颅，也向世俗屈服了。”钟馨很是失望，如若不然，她很想与方老师结为同盟，共同渡过目前的艰难时期。钟馨幽幽地问：“问题是你得罪过校长没有？”

方老师口吃起来：“那就是饲料厂的事了。”

“明白了。”钟馨点点头，“这就是关键，你在饲料厂做会计，因为财务问题和他有过节，他能高兴吗？”

“可是，我都是为了工作。”

“是啊，你是为了工作，可你不知道学校的情况？现在的会计就是校长的傀儡，校长说什么就听什么，哪像你呀？”钟馨并非嘲笑方老师，而是有意试探方老师，故意将她的军。

“账目没有正式发票，都是白条，作为会计难道不应该坚持原则吗？”

“你错就错在坚持原则，现在还有谁坚持原则？在我们学校的气氛下你能坚持原则吗？”钟馨感慨万千，“难怪你早早被撸下来了，你怎么不利用当会计的机会去和校长套近乎呢？”

方老师不解地问：“套什么近乎？”

“原来你也不谙此道呀。”钟馨哑然失笑了，“现在的领导都用自己的心腹管理财务，你只要顺从领导的意思，那校长肯定把你视为心腹了。”

“你这样说话简直是侮辱我。”方老师不高兴了：“我是那种是非不分、没有原则

的人吗？”

“对不起，我说错了。都怪我口无遮拦没分寸，可是我绝对没有嘲笑你的意思。”钟馨赶紧道歉。

方老师没吭声。

钟馨真诚地说：“不过，方老师，我佩服你，你虽然还在试用期，但你能为财务监督坚持原则，实在太难得了。像我们学校，现在，谁还敢说真话呢？”

“别给我戴高帽。”方老师拍了拍手，“现在我该怎么办？要是再不能转正，我的档案就被退回人事厅了。”

钟馨坚定地说：“你再去找校长，问他为什么还不给你转正。不过，这次要注意口气，要委婉哦。”

“已经问过了，他每次都以‘没有指标’来推脱。”

“哦。”

“昨天下班时我都没力气了，勉强回到家，一打开房门就放声大哭，我儿子吓坏了，他跑过来拉着我的手问：‘妈妈，妈妈。你怎么啦？’我当时说不出话来，我儿子给我父亲打了电话，结果我父亲连饭都没吃就跑来了。你说，我父亲这么大的年纪，他这样着急跑来，万一出了事情怎么办？让年迈的父亲伤心难过，我的心像被刀绞似的。”方老师心痛地说。

这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让钟馨颇为感动，就她现在的处境还有谁能如此这般把自己的隐私向她和盘托出呢？都说同是天涯沦落人，钟馨暗想，这也许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是两人友谊的开始。钟馨极力宽慰：“天无绝人之路，你一定要有信心。”

“我已经被逼到绝路上了。”

“这种时候你一定要坚强，方老师，你要知道一个人处在困难的时候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怀着同情心的，有的人会幸灾乐祸、落井下石。”钟馨并非是危言耸听，她是有着太深的体会了。

“我觉得你值得信任。”

其实钟馨不知道，在她每天到地里劳动或者默默独处时，方老师就留意她了。方老师惊讶于钟馨的沉稳和倔强，也敬佩钟馨不向现实低头的勇气，在她看来，钟

馨虽然没有像别的老师那样具备八面玲珑的本领，可在如此严峻的环境下能洁身自好，真可谓“出淤泥而不染”。

“谢谢你，可我帮不上你的忙，只能在道义上给予支持。你的问题迟早会得到解决的。”

方老师叹了口气：“没想到教书育人的地方的领导也会这样，我过去在工厂都没有碰到这种事情。”

是啊，别人都以为教书育人的地方应该是纯洁的，是没有权钱交易的。什么时候我们的学校被权力交易所腐蚀了呢？这一切是怎么演变的？钟馨亲历了几任校长，最让她怀念和称道的莫过于老校长，同样怀念老校长的职工也愈来愈多。老校长在任时总是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课时费也总是定得很低，平时的花销也是量力而出，能省就省，从不浪费一分钱，为学校守好钱袋子；在他离任时，学校的积蓄多达一百多万元。可就因为这样，他被一些职工骂为吝啬鬼、守财奴，“不懂得为职工谋福利，干嘛不趁着在职期间多捞一把，不为自己也应该为职工嘛”。当初他离职时，一些职工暗自高兴，以为赶走了一个不识时务的老古董，赶走了发家致富的绊脚石，就能够施展“宏图”，谁曾想到今天学校的处境会变成这样？这时候，老校长那瘦小的身躯突然变得高大起来，大家也更加期盼上级能够听到职工们的心声，赶紧派新的校长来领导学校，重振学校。

“没办法。我很怀念五十年代，那时候的人们多纯洁！可现在，钩心斗角、阿谀奉承，唉……”钟馨无奈地说。

“是呀，我也有同感。”方老师感激地看了钟馨一眼，回房间拿来一个苹果，“给你，今天真是谢谢你，要不然，我的心情还不知道有多糟哩。”

“不客气。”

第三章

“楼上有人买了摩托车。”母亲凑近钟馨的耳朵，神秘而小声地说。

钟馨埋头吃饭：“那又怎么样？”

“那摩托车可漂亮了。”母亲盯着钟馨的脸，仔细窥探她的表情，见到钟馨无动于衷难免有些失望。为了刺激钟馨，母亲又意味深长地说：“嗨，现在整个宿舍区几乎每家都有摩托车，就我们没有，你不想买一辆吗？”

钟馨没好气地说：“买摩托车干什么？上下班都有公车接送，中午也不在家，买摩托车放家里生锈呀？”

“唯独我们没有，原本邻居已经瞧不起你了，现在又没有车子，那别人就更看不起你了。”

“是你看不起我。”

“我为你担心。”买一辆摩托车一直是母亲的愿望，不是为了出入方便，而是为了挣面子。要说起来这也不能怪母亲羡慕虚荣，因为摩托车以其速度快、价格适中、能搭载更多的货物等优越性深受人们的喜爱，摩托车也成为人们身份的标志，不管是做生意的还是普通人，都想拥有一辆摩托车。据有关部门统计，这个城市人均拥有摩托车量占全国第一位。每天，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也不管是大街还是小巷，到处都有摩托车的影子，什么大阳牌、雅马哈、大白鲨、大黑鲨……林林总总，不胜枚举。摩托车多了，也带来了安全隐患。现在走在路上，稍不注意，那戴着头盔的车手神气地驾驶着摩托车从你身边飞驰而过，神经敏感的人时常会被吓出一身冷汗。特别是十字路口遇红灯时，那等待通行的摩托车黑压压的一大片，一旦转换成